

闯十趟关东不如走一回西口

邓九刚 王西萍●著

以『和』为贵

一部晋商发迹血泪史

诠释中国式商道

走一回西口

【天东不如走一回西口】

邓九刚 王西萍●著

走西口



中国书店 出版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走西口 / 邓九刚, 王西萍著. —北京: 中国画报出版社, 2009.1

ISBN 978-7-80220-275-7

I. 走… II. ①邓…②王…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8) 第 199627 号

书 名: 走西口

出 版 人: 田 辉

作 者: 邓九刚 王西萍

责任编辑: 齐丽华

出版发行: 中国画报出版社

(中国北京市海淀区车公庄西路 33 号 邮编: 100044)

电 话: 010-88417359 (总编室兼传真) 010-68469781 (发行部)

010-88417417 (发行部传真)

网 址: <http://www.zghbcbs.com>

电子信箱: cpph1985@126.com

印 刷: 北京市业和印务有限公司

监 印: 敖 晔

经 销: 新华书店

开 本: 1/16

印 张: 25.5

版 次: 2009 年 2 月第 1 版 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80220-275-7

定 价: 33.00 元

ZOUXIKOUXIAOCDIAN
走西口小词典

- 【归化城】 呼和浩特的旧称
- 【领房人】 驼队的向导
- 【暗房子】 走私驼队
- 【身 股】 旧时商号掌柜拥有的股份
- 【焙 子】 归化地方小吃类似烧饼
- 【搅团儿】 一种山西面食
- 【剔鱼子】 一种山西面食
- 【大先生】 旧时商号总的会计师
- 【厝 房】 临时存放死人的房间
- 【买树梢】 指商家买下尚未成熟的庄稼青苗
- 【年 谨】 遭灾



第一章

初出茅庐：闯西口的买卖人 · 001

第二章

无以言退：生意做塌了 · 049

第三章

重振旗鼓：商人的陷阱 · 099

第四章

再上层楼：商界出新秀 · 155

第五章

“利”字当头：大盛魁的相与 · 209

第六章

“窝”里斗：一不做二不休 · 259

第七章

针锋相对：算不清的新旧账 · 301

第八章

以和为贵：走不出的西口 · 349

尾 声 · 402



初出茅庐：闯西口的买卖人

元宵节之夜，一支来自草原的马队袭击了山西龙仙镇，马队劫走了晋剧名角水上飘；青年农民许太春在与一女“劫匪”交手时得知，“劫匪”竟然来自塞上归化城，而“劫戏”只不过是他们的一种游戏。遭年馐，玉莲被迫送未婚夫太春走上了前往西口的道路。踏上西口的土地，许太春开始了最初那艰难而传奇的经历。

1

红日西垂，黄土高原的沟沟壑壑被染成了浓酽的胭脂红色。忽然，一阵急促的马蹄声由远而近。不片刻，一支神秘马队风驰电掣般地从荒原上奔了过来，轰隆隆的马蹄声排山倒海般响着。其实马队也就是五六个人。须臾间马队便从眼前消失了，只在身后留下一片浓浓的烟尘。

正月十五元宵节，山西省龙仙镇里张灯结彩，人群熙攘的大街上，穿红戴绿的男男女女挨肩擦背，喜气洋洋。十字街头，十几个大汉正在汗流满面地挥舞着鼓槌，锣鼓震天价响着；后面是一群吹鼓手，正鼓着腮帮子在吹唢呐，脸上和眉眼间透出惬意和自得。看热闹的人们循着锣鼓声从四面八方赶来，聚集在这里的空地上。不大工夫十字街头便里三层外三层地围起了一道厚厚的人墙……圈子里，闹红火的正在表演他们的拿手好戏，扭秧歌、挑花篮、踩高跷……尤其那抬搁、挠搁才叫好看——只见十几个汉子的肩头上，一群粉嘟嘟的娃娃们站在高高的架子上。这些娃娃只有四五岁模样，嫩粉的脸蛋儿上抹着红红的胭脂，发髻上扎着红的绿的绸子，身上穿着鲜艳的绸衫，那胳膊随着铿锵的鼓点扭呀扭的，憨态可人，煞是好看！还有那车子灯、船灯。车子灯走起来讲究的是摇头摆尾，前后又有“丑汉”和“媒婆”簇拥着，车上车下不时虚张声势地大呼小叫，那故作扭捏的姿态惹得围观的人们爆发出一阵阵的笑声；而那船灯则显得文雅了许多，款款地在场子里飘来飘去，宛若真的行驶在水面一般……

突然，场子中央燃起一片巨大的火焰，五彩缤纷的火花在夜空中喷涌着、爆裂着，将大半个龙仙镇映照得通明。就在这时，喷涌的焰火中突然有一个什么东西跳了出来！只见一个人头戴一副狰狞的面具，胡须挖里挖挲，身穿大红短袍，阔肩翘臀，憨态可掬！人们愣怔了片刻，忽然大声叫道：“钟馗！钟馗！”

“钟馗”在空中翻了几个跟头，款款地落在地上，随着铿锵的锣鼓点儿在场子里扭来扭去，表演诙谐而夸张，还不断地做出各种惊险的动作，惹得围观的人们一惊一乍，为他的精彩表演爆发出一阵阵热烈的喝彩声，“好！好！”

这时，一个姑娘从人群外挤了进来，欣喜地望着场子中央的“钟馗”。这姑娘大约十八九岁，大红的土布棉袄，一条黑油油的辫子搭在胸前，长得惊人地美丽，刚一站到这里，仿佛有股魔力似的，人们的视线便不由得被吸引了过去。

望着场子里“钟馗”滑稽的表演，姑娘咯咯地笑着，声音银铃般动听。

忽然，跳跃在场子中间的“钟馗”嘴里开始喷出一股股的火焰，他挠挠着两只手且跳且舞，一步步靠近人群，一股股的火焰在人们脸前掠过，人群中发出阵阵惊呼。

那姑娘也随着人群大声地尖叫着。

也许是姑娘的叫声引起了“钟馗”的注意，他舞蹈着跳到女子的跟前。“钟馗”在女子跟前，故意做出张牙舞爪的样子，挑逗她，吓唬她。

姑娘尖叫着用双手捂住脸，可又对面具后面的人充满着好奇。

“钟馗”在她面前腾挪跳跃，做出种种怪相。

姑娘一边躲闪，一边不停地嬉笑着。就在这时，围观的人群从后面一拥，女子脚下站立不稳，突然向“钟馗”的身上跌去。

姑娘失声尖叫，“啊！——”

这时，“钟馗”猛地掀起面具——原来是一个英俊的小伙子！

小伙子叫道：“玉莲！”

姑娘见状惊喜地喊道：“原来是你呀——太春哥！”

却原来这玉莲姑娘与那名叫太春的小伙子是一对未婚夫妇，在这种场合意外相见两人自是喜不自胜！卸去戏装后太春牵着玉莲的手来到大戏台子跟前。

此刻，戏台上正在演出山西梆子《算粮登殿》。戏台下黑压压地站满了人，高亢嘹亮的板胡吱啦啦地叫着，颇有些穿云裂石的感觉；那响板，“嗒嗒嗒嗒”地敲着，清脆的声音传出去老远；还有黑头那沙哑而粗犷的唱腔，裹着激越的锣鼓点儿：所有这些声音在夜空中轰鸣着，压倒了台下嗡嗡的人声。

戏台下，人们一边看戏一边在兴奋地交谈着。

玉莲听到旁边一个老汉兴奋地说道：“……好戏呀！”

一壮年汉子接茬说：“那是！太原城里有名的福庆班嘛！听说头年一进腊月就订下了，晚了就订不上了！”

老汉道：“听说‘水上漂’也来了？我还没见过哩！”

……

太春把嘴附在玉莲的耳边说着悄悄话，“等秋后庄稼上了场，哥就把你娶过来！”

玉莲脸上洋溢着甜美的笑容，她羞涩地说：“我等着……”

突然，一阵马蹄声打断了他俩的对话。响动从镇子的一边排山倒海般地向戏台这边压了过来！轰隆隆的声音刹那间盖过了戏台上演员的唱腔、丝竹声和

台下的人声！

那支马队闯到了戏台前，人们发现骑在马上的人黑衣黑帽，颜面被遮得严严实实。

人们惊呼道：“土匪来啦！”

“……快跑呀！——”

看戏的人群立刻大乱。大人们的喊叫声和孩子们的哭喊声乱成一片……戏台前顿时陷入一片混乱。

太春拽着玉莲在骚乱的人群中奔跑着。玉莲边跑边紧张地问道：“太春哥，咱咋办？”

太春拉着玉莲跑出人群，“快，往那边跑！”

太春拉着玉莲向戏台后面跑去。俩人气喘吁吁地跑到戏台后的僻静处，躲在大树下喘息着。

太春：“没事了。”

玉莲：“真是土匪？”

太春：“看样子……不大像。”

不远处的戏台前，骚乱的人群跑来跑去，大人喊孩子叫，到处都乱糟糟的。马车惊了，在场子里横冲直撞，车上的女人们在尖叫着……小贩子们的摊子被挤翻了，地上到处滚着果子、麻花……神秘的马队闯入人群，口哨声、呼啸声划过黑沉沉的夜空。

太春正要拽着玉莲离开，忽然看见有两个黑衣人架着一个身着戏装的戏子从戏台后面向这边疾步而来，黑衣人手中的马刀在夜色中闪着白光。

身着戏装的人被蒙着脸，挣扎着喊道：“救命！救命呀——我是水上漂……”

太春忽然喊道：“哎呀，水上漂让歹人给劫了！”

黑暗中，水上漂的声音，“好汉救我！好汉救我！”

太春一把推开玉莲，追了过去。

玉莲在后面喊道：“太春哥——”

太春边追边喊：“站住！”

绑架水上漂的两个人没想到半路上杀出个程咬金来，他们愣了一下，随即低低地说了句什么。只见那个身材高大的扛着水上漂仓促逃走了，另一个身材略显纤瘦的人转过身来挡住太春的去路，并且死死地缠住了他。眼见着水上漂被劫走，太春很是着急，他急着要去救人，却被眼前的黑衣人纠缠着脱不开身。

太春喝道：“闪开！再不闪开我就不客气了！”

对方并不把太春的话当回事，左挡右拦地令人眼花缭乱，虽然出手并不重，但就是不让他过去！

太春急了，发狠使了几个绝招，猛地将那人的双手剪到背后。

那绑匪顿时疼得喊叫起来：“哎哟……放手！”

嗯？怎么会是女人的声音？太春心里纳闷，一把扯下黑衣人的面罩，发现那人竟然是一个面容姣好的女子！

太春一时傻在那里，“女的？”

趁太春愣神的工夫，那人挣脱出来，正打算夺路逃走，晃眼间发现眼前这人是一个十分英俊的后生，于是站了下来。

太春和那个黑衣人四目相对。

这时，忽听远处有人喊：“大格格！”

那黑衣人猛醒，正欲走，又被太春截住。

太春大声道：“想走？没门儿！”

那黑衣人见对方摆开架势拦着自己脱不了身，只好拼力上前招架，俩人又打起来。

太春喝道：“胆子不小，连女子也敢来做劫匪！”

黑衣人道：“你胡说，我不是劫匪！”

“那你是什么人？报上姓名来！”

黑衣人急于摆脱太春，她凑到跟前，低声道：“嗨，你听着！我乃绥远将军府的大格格娜晔！”

太春冷笑道：“将军府的大格格？哼，你休想骗我！”

黑衣人喝道：“快放我走，小心日后我一脚踏平你这龙仙镇！”

“口气倒不小，看拳！”

不远处又有人喊道：“大格格，快走！”

黑衣人急着要走，太春死死地缠着她，俩人正在打斗间，忽然两骑两乘旋风般刮过来，近了才看出是两个膀大腰圆的壮士。

一个壮士喊道：“格格！还不快走？”

说着，那壮士拔刀拦住太春，黑衣人翻身上马，提起缰绳——

太春疑惑地问：“真是位格格？”

黑衣人回身对太春笑道：“嗨嗨，你没见过吧？我告诉你吧，我们归化人把这叫做‘劫戏’！”

“劫戏？”

“对，既然‘文请’不成，只好‘武请’了！本小姐不过是跟着出来玩玩儿！”说完，黑衣人与另两个壮士打马扬长而去！

太春望着一行人远去的影子百思不得其解，自语道：“……劫戏？……大格格？”

2

且说太春和玉莲在正月十五的元宵灯会上约定好，说等秋收过后罢了粮食就完婚。

眼看着儿子就要娶媳妇了，太春娘自然也是喜欢得什么似的。此刻，太春娘正伏在炕上缝着喜被。阳光豁朗朗地洒了满炕，黄灿灿的炕席上铺着鲜亮的大红花被子，甚是喜庆。太春娘是个闲不住的勤快人，早上早起会儿，夜里晚睡会儿，冬天的衣裳早就安顿好了。可这太春娶亲的喜被不能瞅空儿，得找个好日子，娃一辈子的事情，马虎不得！太春娘给儿子缝着里面儿三新的被子，满心欢喜，她算计着，秋后把玉莲娶回来，明年的这个时候，说不准她就能抱上大胖孙子了呢！

就在太春娘给太春缝喜被的时候，太春和他爹正在集市上转悠。

太春趁他爹不注意，自己跑到一个花花绿绿的货摊前。摊子上有鹅蛋粉、绣花线，小圆镜子，红头绳。让太春动心的是盒子里的那些绒花，红红的那叫好看，有梅花，有菊花，上面还缀着细小的玻璃珠子。太春小声问道：“掌柜的，这绒花……咋卖？”

掌柜的看了太春一眼，笑道：“后生，你要真心想买，就给俩铜子儿吧！”

太春心里掂量着，俩铜子儿，贵是贵了点，可好看啊，玉莲要是戴上，那就是仙女下凡了！想着，太春把手伸进了怀里，摸出了两个铜子儿。这是爹给的，让他饿了时买个烧饼，他心想：算了，就饿一顿吧，为了俺玉莲，就是饿三顿也值！

太春买了一朵绒花，小心翼翼地揣进怀里。就在这时，他爹走过来，两只手上各举着半个烧饼喊道：“太春！一眼不见就没影了，来，吃口干粮！”

太春笑道：“爹，你吃吧，我刚吃了！”

太春回家后，想立刻把那朵绒花给玉莲送去，可又一想，还是等等吧，等

成亲前再给她，玉莲戴上这么漂亮的绒花，肯定是龙仙镇上最好看的新娘！

说话就到了五月天，大田里的麦苗儿都秀穗儿了，要是雨水好，再有一个来月就该开镰收割了。半夜，辛苦了一整天的庄户人正在酣睡，平原村里一片安谧。太春一家三口正在热乎乎的土炕上睡着，忽然，外面隐约传来一阵急促的、慌乱的、嘁嘁嚓嚓的声音。

最先被惊醒的是太春，他支棱着耳朵听了一阵，起风了？不像……难道是下雨了？也不对……可那声音越来越响，仔细听就像是有无数把巨大的剪刀在咔嚓咔嚓地绞着什么，听上去让人浑身直起鸡皮疙瘩。

太春掀开被子坐起来，“爹，爹！你听外头啥声音？是不是下雨了？”

太春爹坐起来，听了一刻，说：“不大像，走太春，出去看看！”

太春娘这时也醒了，她听着外面那巨大的嘁嘁嚓嚓的声音，心里不由得咯瞪一下，老天爷，行行好，俺们庄户人可经不起折腾呀！

果然，当太春和他爹推门出来时，看到既没有刮风也没有下雨，只是那种嘁嘁嚓嚓的声音更大了。

太春爹忽然叫道：“哎呀不好！”他朝屋里喊着，“他娘，掌个亮儿出来！”

太春娘掌着灯从屋里出来。

太春爹接过灯来往外一照，惊道：“天神爷爷，遭年谨了啊！”

太春和他娘随着向地上望去，天啊，只见地上厚厚一层蚂蚱！娘俩再向四周望去，可了不得了，窗台上、柴垛上，哪儿哪儿都是蚂蚱！

太春惊叫道：“哎呀，这么多蚂蚱！”

太春娘道：“傻小子，这是闹蝗虫啦！”

“太春，快，穿衣裳，到地里去看看！”太春爹催促着。

太春急忙回屋拽了个夹袄出来跟在父亲身后跌跌撞撞地向村外的地里走去……

天色已经大亮了。

太春和他爹匆匆忙忙地赶到地头时，俩人顿时傻了！

地里是铺天盖地的蝗虫，原本茂密的庄稼竟然在一夜之间草毛都不剩了。

太春爹绝望地喊道：“完了……”

忽然，太春脱下身上的夹袄，号叫着冲进地里，向那些蝗虫疯狂地抽打着，抽打着，脚下的蝗虫被踩得咯吱咯吱地响着，冒着墨绿色的汁液……

太春爹恹恹地说：“儿啊，别打了，没用……”

太春和他爹就那么在地头待着，不知待了多久。没了，什么都没有了……

他们努力地向四周张望着，却看不到哪怕是一丁点绿色，只有那轮刺眼的日头明晃晃地霸在空中，天地间一片荒凉……

灾难接踵而来，不久太春爹病倒了。这一病就打倒了身子，这不，已经在炕上躺了半个多月了，眼见得一日不如一日。

太春娘跪倒在供奉的菩萨跟前，泪流满面，“菩萨……我求你了，发发慈悲救救他爹吧……”

忽然，太春爹梦呓般地叫道：“太春……”

太春娘忙扑过来，端起一个小水壶，给丈夫喂了点水。

太春爹：“太春……太春……”

太春娘：“你不是想吃冰糖吗，太春给你买去了……”

太春爹喘息，“快，叫他回来……”

此刻，镇外的黄土路上，太春肩上搭着褡裢，正大步流星地往回赶着。

太阳快下山的时候，太春终于回来了，他从外面一步跨进院子，高声喊道：“爹！我回来了！”

屋里没人应声。

太春又喊：“爹！娘！”

还没人应声。

太春感到不对劲，扔下褡裢撞开门向屋里冲去——

不一刻，里面传出太春撕心裂肺的哭喊声，“爹！——爹！——”

太春的爹死了，大夫说是斑疹伤寒。只有太春和他娘知道，老汉是被气死的，老天爷杀人啊……

几天后，村里大多数人纷纷离开了，年轻力壮的找地方去做苦力，老人和孩子只能胳膊上挎个破篮子去讨饭了。太春站在院门前，望着扶老携幼蹒跚而去的人们，心里刀割般地难受。原以为秋收后把玉莲娶回来，一家人安安稳稳地过日子，谁想到……唉！太春叹口气，向屋里走去。一句话憋在心里好几天了，今几个，说啥也得跟娘说了。

太春娘在锅灶上切着黑糊糊的野菜，就见太春从外面回来；回来后也不说话，从红柜上拿出梳头匣子，只低头在里面找着什么东西。

“太春，找啥呢？”

“娘，二舅捎回的那封信呢？”

太春娘从炕席底下翻出了一个折叠的纸片，交给儿子，“太春，你要这信作甚？……”

“娘，我想好了，到归化城找我二舅去！”

“太春，你想走西口？”

“娘，眼见着地里颗粒无收，我想出去碰碰运气。二舅信上不说了吗，归化城的银子多得拿簸箕撮，钱好挣呢。”

太春娘无语，但是泪水已经从她的眼里淌下来。

已经掌灯了，昏黄的灯光下，太春娘正弓着身子在灶前搅面团。当娘的最了解儿子，他说要走西口，那心里不知道已经掂量了多少回了。后晌，太春娘把缸底子扫了扫，打扫出一碗多荞面，儿子要出门了，好歹给孩子吃顿净面“搅团”……

房后头的柿子树下，太春和玉莲正面对面地站着说话。

“太春哥，这么说，你当真要走？”

太春点点头。

玉莲急道：“可你……可你走了西口，啥时候才能回来？”

“玉莲，你听我说，我多则两年少则一年，只要挣够娶亲的钱我就回来。”

玉莲泪盈盈地说：“哥，只怕是到时候你就身不由己了……”

“看这话说的，我还能走一辈子？”

玉莲一把抓住太春的手，“哥，穷日子穷过，富日子富过，咱俩吃稠喝稀守在一起，我不叫你走！”

“玉莲，树挪死，人挪活，遭了这么大的年馐，不出去找条活路等着挨饿呀？”

玉莲泪眼婆娑的，“这么说你一定要走？”

“一定要走！”

“当真要走？”

“当真要走！”

玉莲叫了一声，“太春哥！”当即泪流满面。

第二天一早，太春娘把儿子送出门口。太春穿着娘浆洗好的衣裳，身上背着一个简单的包袱。

太春娘安顿道：“太春，挣钱不挣钱的早点回来。”

“哎！”

“常给家里捎个信，报个平安！”

“知道了，娘。”

太春抬起头来，看到娘的眼睛里水蒙蒙的，他闷声说了句，“娘，我走了！”说完赶紧转身上了村前的大路。太春不敢回头，可他知道，娘一定哭了。

出了村不远，太春就看见玉莲手里拎个小包在大路上等他。

“不是说好不送吗，你咋又来了？”

玉莲眼泪婆娑地望着太春。

“你看你，又哭。”

“哥，出门在外的，穿好穿歹别讲究，吃喝上可不要委屈了自己。”

“知道了。”

“哥，我在家等你，初一、十五准到庙里焚香祷告，求菩萨给你保平安……”

“玉莲，你别说了，这牵肠挂肚的，再说哥就……就走不了了！”

忽然，什么地方响起一串咕咕鸟的叫声：“快快快——走！快快快——走！”

太春猛地推开玉莲，他看看天上的太阳，颤声道：“玉莲，天不早了，哥该走了！”

玉莲缓缓地松开手。

太春转身向大路上走去。他满怀着对未来的憧憬，强忍着离别的悲痛，头也不回地走了。他不敢回头，他知道玉莲那双依依不舍的泪眼正望着他，他怕自己万一心软了迈不开走西口的脚步；前面是凄凉的黄土坡，这曾生他、养他，让他爱也让他恨的地方啊……太春抹一把酸涩的眼睛，头也不回地走了。他要到陌生的口外去闯荡，挣钱养活娘，使心爱的人有饭吃有衣穿。

太春走出去很远了，还听见玉莲在后面深情地喊，“哥，你早点回来！——”

3

太春背着包袱，风尘仆仆地走在归化街头，新奇地张望着周围的一切：庄严而神秘的大召寺，寺庙前高大的牌楼；身披袈裟出出进进的喇嘛……街上各种字号、店铺挤挤挨挨，招牌幌子让人眼花缭乱；小吃摊点摆满街头，叫卖声此起彼伏；一列驼队走过，驼铃叮咚；街上来来往往行走着商人、兵勇；赶着骡马的牲畜贩子以及黄头发蓝眼睛的外国人；架兀鹰的汉子；打把式卖艺的江湖艺人……

“这归化可是比龙仙镇红火多了！……”太春在心里感叹道。

忽然，一阵巨大的呜呜的声音传来，引起了太春的好奇，他循着声音向一座肃穆的召庙走去——

太春来到召庙前，从敞开的大门向里面望去——

只见召庙的院子里，许多喇嘛身上穿着华丽的衣服，头上戴着一些牛头马面，龇牙咧嘴的挺吓人，还有两个喇嘛在吹号，好狗日的，那号足有七八尺长，那呜呜的声音就是从这儿发出来的。这时，那些戴面具的喇嘛们随着鼓鏊铙钹咚咚锵锵的节奏，在院子里跳来跳去……

太春欣喜而好奇地望着眼前的一切，心里道：狗日的，这口外跟俺龙仙镇硬是不一样哩！

太春在一个杂货店前停下来，他向一个年轻的小伙计打听着舅舅的消息。

小伙计是个爱说话的后生，他对太春说：“找孟二虎？这可难了！归化城十八条半街，有名有姓的买卖字号就三百四十八家，这还不说外国人开的洋买卖。这么大的地界，你说你到哪儿找去？”

太春听了，一脸茫然。原以为归化城大约和龙仙镇大小差不多，没想到这归化城竟然这么大。不行，得赶紧找到舅舅，要不天黑了就麻烦了。太春想着，向另一条街道走去。

太阳西斜的时候，疲惫不堪的太春来到一家皮毛店前，向老板打听舅舅的消息。问得好不如问得巧，这个老板指着不远处的巷子对他说：“后生，往前走，那条街上净是毛毛匠，有不少山西人，你去一问就知道了。”

太春一下子来了精神，顺着老板指的方向，急匆匆地向前走去。

太春正在一个大门前来回徘徊着，忽然看见一辆马拉轿车向这边驶来，停在了门前。

一位老爷模样的人从车上下来，正要推门——

太春忙迎上去，“掌柜的，我跟您老……打听点事儿。”

那位老爷身穿蒙古长袍，看上去三十六七岁，太春不知道他就是归化城有名的沙格德尔王爷，人称喇嘛沙王。

“我不是掌柜的，我不做生意。”听太春这样称呼，沙格德尔王爷笑了一下说道，“听你这口音是从口里来的吧？说吧，打听甚事？”

太春忙把手上的信封递过去，“我是山西龙仙镇平原村人，来找我二舅的。噢对了，我二舅是个毛毛匠，官名叫孟二虎。”

沙格德尔王爷：“噢——想起来了，不就是擀毛毡缝皮子的孟师傅吗！山西代县人，对吧？”

太春欣喜地说：“对对对！掌柜的……叔您认识我二舅？”

“咋不认得，孟师傅正是租了我的房子做营生呢！说起孟师傅，手艺不赖！”

太春松了口气，“哎呀，总算找到了！叔，我二舅他现在人在哪里？”

沙格德尔王爷叹口气，“走啦，一年前就走了！”

太春失声地叫道：“走啦？那他……他去哪儿了？”

“孟二虎现在不干毛毛匠了，头年就到大库伦做生意去了。”

太春顿时有点发懵。

沙格德尔王爷正要进门，太春一把抓住他，“叔，您告诉我，大库伦怎么走？”

“你问大库伦怎么走？你去不了！”沙格德尔王爷笑了，“远了！离这儿三千多里地呢，就是驼队也要走两三个月呢！”

王爷把发呆的太春丢在那里，自己走进了院子。

整整一个下午太春在归化城的大街上转悠，饿了嚼几口干粮。但是到了夜幕降临的时候太春开始难受了，塞外气候就是不一样，太阳一落山寒气就越来越重，到了深夜更是寒气逼人！他也舍不得花钱住店，就随便瑟缩在一户人家的屋檐下，打算凑合一夜，渐渐地睡意朦胧。

是一阵又腥又臭的怪味把太春从睡梦中弄醒了，他睁开眼一看，吓了一跳！一条很大的狗正把冒着热气的嘴头子凑到了太春的脸上嗅呢。

太春惊叫一声跳起来，他甩开手中的包袱去打那狗。

可是那狗并不怕人，回过头来，狂烈地叫着，扑着，和太春招呼着；太春身边没有吃劲的家什，只好抡起手中的包袱招架着；那野狗不时地蹿上来叼一口，太春身上的衣裳被撕扯得条条缕缕的。

就在这时，太春身后的大门吱呀一声开了。

沙格德尔王爷出来送客人。

沙格德尔王爷对一位健壮的中年人抱抱拳：“卜老爷慢走！”

客人道：“沙格德尔王爷留步，留步！”

沙格德尔王爷正要进门，忽然发现不远处一个人正被野狗欺负，于是对佣人说：“快去，帮帮那人！”

那野狗也势利得很，见有人抡着棒子跑过来，忙夹着尾巴逃走了。

这边沙格德尔王爷不放心地过来看时，却发现被野狗追赶的人正是白天向自己问路的后生，于是说：“噢，是你呀后生，没伤着吧？”

太春尴尬地笑笑，“没，没有。”

沙格德尔王爷叹口气，“唉，在家时时好，出门日日难啊！进来吧，后生。”

沙格德尔王爷打发下人把太春领到他们的屋子里歇息。一夜无话。

第二天吃过早饭太春被沙格德尔王爷叫去了。沙格德尔王爷问道：“后生，你叫什么名字？”